阅读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第577期

作家会消失吗

□ 高洪雷

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生前在巴黎图书沙龙上放言：“也许到2027年，写作将会终止，突然终止，没有人再从事写作了。”当时，周围的人快惊掉下巴了。但事后，大家都撇撇嘴，认为老太太在说胡话。

杜拉斯离世29年后，也就是2025年1月，DeepSeek横空出世。谁也不会想到，给出一个指令，DeepSeek就能在十秒钟以内生成一篇连贯的诗歌、散文、评论和短篇小说。可以说，AI带给作家群体的冲击和焦虑是显而易见的，尤其是那些靠东拼西凑、靠替人改编、靠写心灵鸡汤、靠当“御用文人”混日子的作家。直到这一刻，人们方才意识到，难道杜拉斯有一双洞穿未来的天眼，提前预判到了DeepSeek会在2027年前出世？

我想说，AI能够通过大数据和算法生成符合语法、逻辑甚至模仿特定风格的文本，但其本质仍是基于已有数据的重组和概率预测，它缺乏真实的情感体验、主观的生命感悟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洞察，而这些，正是文学作品的核心价值所在。例如，AI可以写出一首押韵的诗歌，但难以像海明威那样通过《老人与海》传递人类与命运抗争的哲学。例如，AI也许能基于人给出的指令，写出一篇优美的散文和短篇小说，但它不会解码人生，更不能揣度人类，所以难以创作出像小仲马《茶花女》那样的人性纠缠、滴血含泪的小说。马尔克斯说过：“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，是对世界的一种揣度。”余华进一步解释说：“写散文有一个回忆的支点，写短篇小说需要凭空寻找一个构思的支点，这就是两者的不同，只要找到支点，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中去完成。但写长篇小说不同，即使你找到支点，你写到一半时，也可能发现不对，就需要去寻找一个新的支点。所以，写短篇小说、写散文是工作，因为能在短时间完成并能掌控，但写长篇小说是生活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”

我也想说，写作不仅是文字输出，更是人类认知世界、表达自我的方式。作家通过作品传递价值观、反思社会问题、探索人性边界，这种创造过程与人的主体性紧密相连。AI或许能够替代人类完成资料整理、语言润色或灵感激发，但作品的核心灵魂、独特视角、情感张力和思想深度仍需作家来主导。AI或许能生成“畅销书”，但无法替代一流作家拿出那种“由真实生命经验淬炼出的具有思想锐度的故事”。AI可能接管新闻快讯、产品描述、企业传记、群体采风一类的功能性写作，但人类作家的价值将在高端文化产品中进一步凸显。

我更想说，科技革命往往重塑而非消灭传统职业。譬如，摄影技术出现时，有人担心绘画会消失，可事实上反而催生了印象派、抽象表现主义、新表现主义等新的艺术形式；譬如工业流水线服装充斥市场之后，手工定制和独立设计师品牌反而更受追捧；譬如电子书的出现，并未让纸质书消失，而是拓宽了阅读场景。以上事例说明，技术扩展了可能性，但不是完全取代人类。

我还想补充一点，AI写作可能面临版权归属问题，AI若“洗稿”他人作品可能引发法律纠纷，AI生成的某些有害内容可能涉及伦理责任，而人类作家的原创性始终是文化创新的基石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官方可能会对AI的应用场景设限，从而为作家的原创性写作保留空间。

我发现，一些年轻作家已开始实验性运用AI创作。我还发现，日本一个微型小说大赛已经允许AI参赛，但获奖作品因“缺乏意外性与人情味”引发了人们的质疑。这或许预示了A1与人类创作的长期共存状态：前者拓展可能性，后者定义价值。

未来的作家或许更像“创意策展人”，他们需要更深度地思考人性，更敏锐地捕捉时代精神，更熟练地运用AI来突破技术性限制。未来或许会出现“人机协作创作”的新模式，而绝非单方面取代。作家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AI，而是放弃对思想深度与情感真实的追求。当AI能够批量生产“标准答案”时，那些“敢于直面问题并进行深度探索”的作家，将显得愈发珍贵。

一句话，作家不会消失，但角色可能进化。

（摘自2025年3月1日《夜光杯》公众号）

◎图片来自网络

午睡达人

□ 村上春树

人上了年纪，比年轻时过得轻松惬意。这样的事找一找，出乎意料，居然还有许多。比如“变得不易受伤了”，哪怕被人家说了难听的话、受到令人难堪的对待，像年轻时那样心被深深刺痛的情况变少了。

我觉得这可能是习以为常的缘故。在人生路上走得久了，被人家说上两句难听的话、受到一些令人难堪的对待，这样的经历越积越多，变成了家常便饭，于是变得无所谓。“每次都为这种事受伤的话就活不下去啦！”于是学会了躲开那些刀尖，不让它刺中要害。

这样的话，情绪上当然快活自在了。然而细想起来，这不正说明我的感觉逐渐变得迟钝？为了不受伤，要么穿上厚厚的铠甲，要么让脸皮越来越厚。这样一来，疼痛当然会减少，可感受力也不再敏锐，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用新鲜清新的眼光观察世界了。总之，我们得付出这样的代价，才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。这，呃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这并不值得夸耀——我常常午睡，每天都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睡午觉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大脑渐渐变得恍惚起来，于是心想：“这可不行，只好睡喽。”躺下身去，渐入梦乡。不长不短，30分钟后便睁眼醒来。这样一来，大脑特别清醒，情绪积极昂扬，马上可以继续工作。

假如人世间没了午睡这东西，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比现在暗淡，更难令人亲近。要是人家说，那样不是更好吗？呃，我也无法漂亮地反驳。

于是，午后1点左右在沙发上躺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弦乐五重奏，心中感谢人生：“啊，今天也安然无恙，心灵没受伤，好像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，太好啦。”

我觉得，好像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，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，等到上了年纪，就越快活自在。假如遇上烦心事，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最好的对策。（摘自《名家经典散文品读》）

谎　花

□ 老石头

小时候，我家的小菜园里，每年都要种两架黄瓜。我喜欢吃黄瓜，所以总是盼着快快结出黄瓜。父亲给黄瓜浇水时，我总是站在垄背上，用心地数着那些可爱的花朵。在我的意识中，每一朵花就是一根水嫩嫩的黄瓜。可母亲却说：“傻孩子，别数了，有花不一定就结黄瓜，因为那花里藏着一些不结瓜的‘谎花’。”从那时起，我有了“谎花”这个概念。

长大以后我渐渐地明白，所有的被子植物都有雌雄两种花序。雄性花只开花不结果，还吸收营养。这在农人们心目中就有了撒谎的嫌疑。因此，他们给雄花起名“谎花”。其实，这只是个形象的比喻。植物的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，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。有雌雄同株异花，如南瓜、石榴、玉米等；有雌雄异株异花，如银杏等；有雌雄同株同花，如蜀葵等。对于高等植物，无论哪一种模式，雌雄花是繁衍生息的基础，缺一不可。而那些被农人们称作“谎花”的雄花，它们开得往往更加夺目，为的是吸引蜜蜂蝴蝶，以此传递花粉，繁衍后代。香艳的背后肩负着责任。

“谎花”的说法不免有冤枉雄花之嫌，让它们背负了争夺养分的骂名。实际上，没有这些“谎花”，好多植物是无法延续生命的。大自然中生机勃勃的景象，是离不开不计结果的“谎花”的。骂归骂，春天一到，“谎花”依旧前仆后继、争先恐后地缀满枝头，笑在丛中。它们不仅把美丽的生命展示给这个世界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默默地承受着人们的偏见，豪放地奉献着自己的大爱，延续着大自然中的亿万生命……

（摘自2025年2月19日《今晚报》）

春雨中逛小店儿

□ 乔　叶

都说春雨贵如油，春雨大概也知道这句话，所以很是持重，轻易不肯下。待它下了，自然也不该任它白下。这个下午，接近黄昏的时候，听着窗外滴答滴答的雨声，我便打了伞出去。

雨不大不小，下得刚刚好。有车灯照过来，光中的雨丝显得格外有质感。可只是站着看雨也有些呆傻，貌似总得有些事儿做。最便捷最当然的选择，就是逛逛家附近的小店儿。这些个小店儿逛起来，真是让人流连忘返，个个都爱。

“小翠酱萝卜”，号称喝粥必备，确实也是我家必备的。承诺所有的菜都是亲自加工，绝不使用半成品，也绝不使用香精、色素、添加剂。吃过几回后，我着实信了。售卖的自然不止酱萝卜，荤素都有，尽量丰富。酱萝卜八块钱一瓶，嘎嘣脆的酱黄瓜和韩国泡菜是九块一瓶。荤的都是喜闻乐见的品种，论斤卖的：五香猪蹄三十六块，猪头肉三十九块；论个卖的：鸭头五块，豆瓣小黄鱼十二块。看着品相，闻着味道，已经忍不住想去扫码。所以我有时候逛这种小店故意不带手机，怕自己忍不住。实在是不好忍住。

往前走，味道特殊而浓烈，臭豆腐和烤面筋的小店到了——也不是店，就是一个橱窗式的小摊位。臭豆腐也罢了，我不怎么吃。烤面筋却是我的挚爱。吃了这几年，我也眼看着它们一点一点贵了起来。从一块钱一串到五块钱四串，如今是十块钱七串，这种算法像考食客们的数学。不过于我倒是无所谓的，因为我喜欢按整数买。到了烤面筋的摊位，我要么就不上前，若是上前了就立马掏钱，免得自己纠结。然后就看着老板取面筋，蘸面酱，烤啊烤啊，烤了这面烤那面，刷一遍酱，最后撒芝麻，装袋。拿到手中，先吃一串，烫嘴的油香，迷人的筋道，难以言喻。

再往前是卖火锅食材的店，叫锅圈汇。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我惊呆了。这就是火锅食材的小天堂，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。酱类的芝麻酱，沙茶酱，香菇牛肉酱，海鲜酱，等等等等。调料类的花生碎，蒜蓉，香菜碎，等等等等。肉类的肥牛，肥羊，黄喉，手撕毛肚，白千层，牛筋丸，青虾仁，亲亲肠，脑花，等等等等。素的更是琳琅满目，豆类，菌类，蔬菜类，一个单品都能分成若干类，如竹笋就有春笋，冬笋，纸片笋，泡椒笋，火锅笋……此店让我深刻地觉得，自己在吃方面的见识还很有限，进步空间还很大。

拐过街角，又是一排小店：卤御烧肉，紫燕百味鸡，皇城根酱肉，博爱牛肉丸子，北京烤鸭，岐山臊子面，春燕素食汇，五谷杂粮煎饼，汉中热米皮，濮阳卷凉皮，金擀杖擀面皮……似乎有插播软广告的嫌疑——店家们不会给我广告费，以我的影响力也带不了什么货——可也顾不了许多了，不写下来我就觉得对不起它们。把它们的名号一一写下来，恍若是和老朋友们一一打招呼。它们各自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盈满肺腑。我确信，我爱它们，它们也爱我。

除了锅圈汇之类特别与时俱进的小店外，其他小店都很有些年头了。我生活的小区很旧，附近几乎没有新楼盘，但据我认识的一个房地产中介说，我们周边很少有房源，卖房子的人很少。为什么呢？我问。他夸张地提高了声音，回答：大概是因为在这里生活太舒服，太方便，太美好了！——这些小店，一定是这“三太”生活的重要功臣。

最后进的小店是一家小超市。我每次进去，都不会空手出来。一定要买点儿什么。这次在蔬菜档上居然看见了面条菜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尽管此面条菜长得未免太过茁壮，一看就是超季超前的，不是完美的面条菜。这种状态的面条菜，铁定是大棚里种的。野生的面条菜还得半个月吧，还得是天气晴朗的情况下。不过，有的吃就很好了。它也是这个超市最贵的蔬菜了：五块钱一斤。我买了半斤，又买了一小扎香菜，明天中午的面条，就靠它们俩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左手打着伞，右手拎着这两袋菜，偶尔有雨丝落到头发上。行在这春雨之夜，灯光旖旎，可爱的小店们夹道拥抱，让我觉得自己富足无比。（摘自《要爱具体的人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老海棠树

□ 史铁生

如果可能，如果有一块空地，不论窗前屋后，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儿什么，我就种两棵树。一棵合欢，纪念母亲；一棵海棠，纪念我的奶奶。

奶奶，和一棵老海棠树，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。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，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株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。

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，有两条粗壮的枝桠，弯曲如一把躺椅，小时候我常爬上去，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。

奶奶在树下喊：“下来，下来吧，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？”是的，我在那儿看小人书，用弹弓向四处射击，甚至在那儿写作业，书包挂在房檐上。“饭也在上头吃吗？”对，在上头吃。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，我两腿攀紧树桠，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。“觉呢，也在上头睡？”没错。四周是花香，是蜂鸣，春风拂面，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。

奶奶站在地上，站在屋前，老海棠树下，望着我。她必是羡慕，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，都能看见什么。

但她只是望着我吗？她常独自呆愣，目光渐渐迷茫，渐渐空荒，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，不知所望。

春天，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，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。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，不时地冲我唠叨：“就不说下来帮帮我？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！”

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。奶奶又说：“我求过你吗？这回活儿紧！”我说：“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，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！”奶奶于是不再吭声，直起腰，喘口气，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——从粉白的花间，一直到无垠的天空。

或者夏天，老海棠树枝繁叶茂，奶奶坐在树下的浓阴里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，戴着老花镜，埋头于床单或被罩，一针一线地缝。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：“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？没见我忙不过来吗？”我跳下树，洗菜，胡乱一洗了事。

奶奶生气了：“你们上班上学，就是这么糊弄？”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，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：“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？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？”这回是我不再吭声。奶奶洗好菜，重新捡起针线，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，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。

有年秋天，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，落叶纷纷。早晨，天还昏暗，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，“刷啦——刷啦——”，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。

那时我大些了，正在插队，从陕北回来看她。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，爸和妈都去了干校。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。“刷拉——刷拉”的声音把我惊醒，我赶紧跑出去：“您歇着吧，我来，保证用不了三分钟。”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。“咳，你呀！你还不懂吗？我得劳动。”我说：“可谁能看得见？”奶奶说：“不能那样，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，我得自觉。”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。

“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这时我才明白，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，要补花，不让自己闲着。有爸和妈养活她，她不是为挣钱，她为的是劳动。

她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。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，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，但人家说什么？人家说：“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！”这话让她无地自容，这话让她独自愁叹，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。她要补偿这罪孽。她要用行动证明。

证明什么呢？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。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：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，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？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，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……不过，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——她说过：得跟上时代。

所有冬天，所有的冬天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，奶奶都在灯下学习。窗外，风中，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、摩擦着窗棂。奶奶曾经读一本《扫盲识字课本》，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。

在《奶奶的星星》里我写过：她学《国歌》一课时，把“吼声”念成“孔声”。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：奶奶举着一张报纸，小心地凑到我跟前：“这一段，你给我说说，到底什么意思？”我看也不看就回答：“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？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，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？”　奶奶立刻不语，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，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。我的心一下子收紧，但知已无法弥补。“奶奶。”“奶奶！”“奶奶——”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，眼里竟全是惭愧，毫无对我的责备。

但在我的印象里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，离开灯光，离开我，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，继续离开，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，飘进黑夜，飘过星光，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……

而在我的梦里，我的祈祷中，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，跟随着奶奶，陪伴着她，围拢着她：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、满地的浓阴里，张望复张望，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：“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——这形象，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。

（摘自《收获》公众号）